



吾家 徒

初长成

连三月◎著
Lian san yue works



不再要风生水起，
唯希望一生有你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连三月◎著
Lian san yue works

吾家 徒

初长成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吾家囡徒初长成/连三月著.--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9
ISBN 978-7-5399-5545-2

I. ①吾… II. ①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1862号

书 名	吾家囡徒初长成
作 者	连三月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石 颖 夏 童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
文字 编 辑	邹 爽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10×1000毫米 1/16
字 数	150千字
印 张	16
版 次	2012年11月第1版,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5545-2
定 价	23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|
| 001 | 楔子 | 055 | 第五章 一壶梨花愁 |
| 005 | 第一章 一朝出萱谷 | 065 | 第六章 红妆待君来 |
| 019 | 第二章 异国皇子来 | 079 | 第七章 我想回萱谷 |
| 027 | 第三章 变身小公主 | 095 | 第八章 一世无双舞 |
| 041 | 第四章 皇上请矜持 | 105 | 第九章 爱你十六年 |



目录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
| 119 | 第十章 太后设迷局 | 177 | 第十五章 竟是局中局 |
| 131 | 第十一章 塔内很凶险 | 193 | 第十六章 易容去追爱 |
| 141 | 第十二章 似是故人来 | 205 | 第十七章 姻缘天注定 |
| 149 | 第十三章 公主要出嫁 | 219 | 第十八章 同是戏中人 |
| 165 | 第十四章 道尽心中事 | 225 | 番外 |





楔子



天元二年，冬。

长安、大雪。

连绵的雪花轻巧地覆盖了这座戒备森严皇家院落，青砖通道上，莲花底座的红色立柱内侧，穿着盔甲的侍卫们纵向一字排开，雪花融化在他们握着兵器的手背上，几分冰凉彻骨。

大雪弥漫中，青砖通道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小点，那小点行驶速度极快，近了才知那是一个男子，怀中横抱着一个气若游丝的姑娘。狂风凛冽，男子的衣袖被吹得瑟瑟作响。而这一移动的景象，仿佛成了这死气沉沉的大殿中唯一的生机。

苏长安从来没有想过，她的首次出师会以师父刺入她胸口的剑为结束的标志，似乎这是她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表演。想起往日里，师父对她好吃懒做的无奈，这一刻，她原本是应该高兴的。

所以她笑了笑，师父从她胸口拔出软剑时，那剑中的鲜血溅到了她的耳边，发鬓处隐约可见人皮缝隙。

他的眼神有些惊愕、有些慌张，然后猛地上前从那缺口处撕了开来。

苏长安的脸，便清晰地露在他面前。

这是苏长安十六年来，头一次看到师父如此慌乱不安，她有些窃喜，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

可惜，她快要死了。

苏长安攥着师父的手，将头靠在他的胸前，她似乎又闻到了熟悉的萱草味，就像当年她从马上摔下来，师父突然出现托住她一样。但是一

眨眼，周围的景色变了，彼此之间似乎也不复当年了。

当年若不出谷，省下许多事，苏长安有些后悔。

“师父。”苏长安攥着他的衣襟，原本想要蹭着他，跟他撒娇耍赖皮，却再也没有那样的精神气说话，颤颤巍巍道，“这一次，我们可以回家了吗？”

苏长安比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的心意，她是喜欢师父的，为了他，自己哪怕饮毒也甘之如饴。原来她一直以为这一切只是庄先生刻意渲染的话本子，现如今终于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她奋不顾身，只是想保护眼前这个人，让他平安地活着。只是在这弥留之际，她还有些遗憾，会不会自己的死亡也会被庄先生说得面目全非？不过，以后她再听不到了，也罢。

“小十三，我带你回家。”师父一边横抱起苏长安，一边往大殿方向去。

苏长安勉强睁开眼睛，心中有一堆话想对他说，比如这几日，你过得好不好；比如你还生不生我的气；比如我只是贪玩，并不晓得你在我心中早已生根发了芽……

“师父……我是喜欢你的。”苏长安心口一痛，吐了一口血，她想这血淋淋的告白真是感人肺腑，若他不答应，事后就当自己当时迷失了心智胡言乱语。

师父将她紧紧抱着，声音满是心疼：“长安，这话应我来说，我要娶你，你可愿意嫁我？”

苏长安心中一阵狂跳，只觉得血气上涌，再也说不上话来。

唯有使劲攥着他的衣襟，生怕这个梦也不能圆满，于是她连连点头，生怕他感觉不到，不能明白自己的心意。

那记忆的尽头，是满眼的雪花，还有师父的那一句“把我的战甲取来”。

华楚之战，三天三夜……

那是后话。





吾家囧徒
初长成



第一章

一朝出萱谷



今天是我这个月以来的第四次离家出走，也是我这个月以来第十八次跟师父吵架。

我骑着小风离开的时候，师父淡定地站在悬崖上望着我。

他总是这样，一天到晚穿着黑色的衣服，还扎着黑色的眼罩，衣服迎风飘扬时，发出啪啪的声音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

我狠狠地一甩鞭子，愤怒地朝师父喊了一声：“我带着小风浪迹天涯，再也不回来了！”

声音很大，风也很大，师父很高，八成没听见。

小风是我的坐骑，一匹小白马。它是我十岁生日那天，师父从外头带给我的一个活物，打那儿之后，我才觉得人生有点乐趣。

骑着小风跑了很远，直到师父在我的视线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，我才冷静了些。下了马，走到溪边洗脸，小风也有些口渴，低下头大口喝水。

自打记事起，我就觉得我很无聊，因为师父很无聊。他少言寡语，跟他说话还不如跟小风说话。

我摸了摸小风的鬃毛，对它说道：“这事不能怪我，你刚才也听见了，他说的那叫什么话。”

小风略微抬起头，对我眨了下眼睛，然后又继续喝水。

我觉得它是站在我这边的，心里面舒坦了一些，好歹加上我，局势已经一面倒了。

我自幼长在这萱谷，只认识两个男人：一个是我爹，好像是个很牛的大官，他隔几年会来看看我是否健在；另一个就是和我生活了十六年的师父。

想想这十六年来，师父身边只有我一个人，的确是凄苦了些，但这并不能成为他妄图让我的生活变得同样凄苦的理由，更不能成为他经常和我对着干的借口。

四岁那年，他教我学琴背诗，我不乐意，他就让我在屋外罚跪，还好我自幼聪颖过人，假装晕倒，躺在地上睡了到了半夜，恍惚中记得他将我抱起送回屋子。

八岁那年，我开了窍，想要到外头看看，这个想法成了我至今的执念。

我起先并不想私自活动，就好心地问师父要不要一起，师父你也挺闷的是不是？他抱着宝剑坐在床上看了我一眼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当下就火了，于是收拾了行李，走了一天，又回来了，因为我是个路痴，离开的一天里，我用了大半天在找回来的路。他看见我，轻轻地哼了一声，似笑非笑。

十二岁那年，他教我练剑，说是用来防身，这个实在不是说服我学习的理由。

防身？这萱谷之中，上至飞禽，下至走兽，哪个不知道谷里有一个小姑娘是不能惹的？况且那剑死沉沉的，我才舞了几下，它就飞了出去，我吓得抱头连声喊救命。事后他竟然命令我举着剑罚跪，我维持着僵硬的姿势直到暮色四合，脖颈都抽筋了，也不曾见他来救我，当下便起了一拍两散的决心，索性离家出走。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小风，本以为能顺利逃出师父的魔爪，结果小风它……它也不识路！我们主仆俩花了两天才找到回家的路。

十六岁这年，我频频离家出走，师父似乎早已经习惯，所以总是冷冷地站在悬崖上看着我离开，过一两天，我回来的时候，他还是以同样的姿势站在那里，好像从来就没离开过。难道师父不吃饭也不如厕吗？他天天站在悬崖边上，装酷给谁看？

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，伙食却不够丰盛。每次我回家后，师父总会烧一顿好吃的给我，于是我便不再计较，做人嘛，豁达些总是好的。

昨天是我十六岁生日，师父指着她面前的一堆宝贝对我说：“小十三，选一个。”

小十三，是他给我取的小名，当初问他为何取十三这个数字，他微微咳嗽一声说，因为我是他的第十三个徒弟，而且十三代表了天真无



邪。我觉得说得十分在理，欣然接受了下来。

一年之中，只有我生辰那日，他才会迁就我，于是我便指了指我觊觎已久的那个盒子。

他愣了愣，还是点头同意了。

说起我与那盒子的渊源，要追溯到两年前。

我师父什么都会，会烧饭、会看病、会弹琴，还会飞檐走壁，可这些我都不羡慕，有他在，我还学什么？傻嘛不是。不过他还会易容术和下毒，这两样我倒是认认真真学了两年。

我对好玩的东西一向极具热情，成绩斐然。记得我第一次易容成师父模样的时候，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可是次数多了，他都不再抬眼看我，后来连小风也不再觉得惊奇，失落感倍增的我，将精力转移到了下毒上。

虽然我讨厌师父一天到晚不善言语，但怎么也不可能对他下毒手；小风是自己人，自然也是下不去手的。无聊至极时，就只好对自己下手。恶心、呕吐、晕倒这些小症状我还能应付得来，可有一次却不慎让自己吐了血，一时又没有找到解药，爬到师父跟前抱他大腿时，他脸色都变青了，等我恢复后，他朝我发了一通火，事后又罚我抄了一个月的古诗词，从此就不许我再碰那些玩意儿了。

现如今只有易容能让我娱乐身心，他的那个盒子里面尽是一些易容的工具，这次总算趁着我的生辰将其索要到手，算是了却了我一桩心事。

我坐在溪边无聊地扔着石子儿，回想着今天我和师父吵架的缘故，一拍脑门，才想起他今日无比突然地对我说：“小十三，我们要出去了。”

我那叫一个激动啊，想到这些年来的夙愿，今日总算得以实现。于是电光石火般收拾好自己的宝贝，吹了个口哨，小风就风驰电掣地跑来，我把行李都搁在了小风身上，翻身上马，动作一气呵成，然后一挥拳道：“师父，走嘞！”

他站在门边，很平静地看着我所做的一切，扬起嘴角说道：“出了谷，回了家，要嫁人。”

我差点没从马背上翻下来，虽然我不大懂山谷外头的那些人情世故，可这嫁人我还是懂的，那些书上都写着呢。

我倒不是觉得嫁人有什么不好，可我打记事起，就在这山谷中和师父相依为命，刚满十六岁，师父就一下子让我出谷，本以为是天时已

到，哪知道是为了嫁人，实在不符合我对自己人生跌宕起伏的期望。

所以我坐稳了身子，目视前方道：“不嫁！但我要出谷。”

他摇了摇头，不知道是不同意我出谷，还是不同意我不嫁人，他的肢体语言总是那么高深莫测。

“我凭什么要嫁人，我凭什么一出谷就要嫁人，我凭什么要听那死老头的话，凭什么……”

师父对我的炸毛已经习以为常，只是在我发火的时候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那不是死老头。”

我宣泄了一口气，喉咙喊得有些累，有些懊恼地问道：“嫁给谁啊？”

他摇了摇头。

“师父，你……你不知道？”

他摇了摇头。

这番不负责的回答，让我刚刚平息的怒火，立马又被点燃了：“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让我出去送死，真没有想到你如此心狠手辣，跟那个死老头有什么区别，简直就……就不是人！”

他走到小风身边，摸了摸小风的鬃毛：“出去看看便知道了。”

我心里一软，想他不过是外冷内热，也还是疼我的：“那我看了不喜欢，就不嫁了，对不对？”

他摇了摇头道：“还是要嫁。”

我眼睛一酸，瞪着他道：“我真生气了！”一夹马肚，小风很听话地飞奔起来。马背上的我噙着眼泪，想他多年对我的养育和照顾，竟然就是为了让让我嫁人，这跟养一只猪，养肥了就杀掉有什么区别？

当我扭头看到他站在悬崖边上的淡定神态时，更加生气，于是就有了之前那段宣言：“我跟小风浪迹天涯，再也不回来了！”

这次的出走，不是盲目的，至少我带了宝贝。我拿着树枝抽了几下空气，走向我的秘密山洞。

这山洞就在溪水旁边，被一棵树遮掩着，我做了标记，很容易找到。

我走进去，生了堆火，弄了个干净的草垛子，然后把宝贝们摊开数着玩。

一只粉色飘带的蝴蝶结、一支玉簪子、一个拨浪鼓、两只皮影小



人，还有一个铃铛……

我将这些宝贝悉数数了一遍，又小心翼翼地放到了那个装着易容工具的小盒子里面。

忽然，洞口外的小风一阵嘶鸣。我心中一紧，莫不是它又惹事了？小风素来不安分，常常与谷里面的野兽厮打斗殴。

于是我匆匆盖上了盒子，随手抄起了地上的树枝，撒丫子便往洞外跑。

只见小风低着头，往我的方向拽着的，竟然是一个人……

要说狼啊、熊啊，我还能淡定些，住在萱谷这些年，见到野兽的机会多了去了，它们跟我也熟。可突然见到个人，我吓得浑身发抖。

要知道，除了师父和我爹那个死老头，我可从来没有见过旁的人啊。

小风见我出来，又轻轻嘶鸣了一声，然后低头继续拽着那人的肩膀往我这里扯，看样子它很兴奋。

我将树枝伸在前头，颤颤巍巍地走向那人。

那人趴着，也不知道什么模样，看样子小风是把他从溪水中拖出来的，他浑身是水，衣服上还有血，真是触目惊心。

我仰头环视了四周，都是峭壁，依稀有几棵从悬崖缝里长出来的树。这人能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也不容易。

我估摸他应该没有什么杀伤力了，但还是有些怕，于是慢慢走近他，用树枝戳了戳他的背，他没有反应，我又戳了戳他的脑袋，还是没什么反应。这下我胆子大了些，正想示意小风离远点，抬头却发现它早已躲到了远处。

我用脚尖轻轻蹭了蹭他，然后使劲给他翻了个身，看他满脸是血，怕是要破相，不禁对他生了些同情。

蹲在他面前，托着下巴注视了他一番，不知道他死了没有。于是我学着师父的模样伸手把了把他的脉，把了半天，也没有感觉到脉搏跳动，不知道是把的位置不对，还是他已经死了。

我又探了探他的鼻息，也感觉不到他的呼吸，只好俯下身去，歪着头，将耳朵靠着他的鼻孔，哪里晓得这人猛地一咳嗽，吓得我一屁股坐在了旁边的草地上，爬也爬不起来。

我的耳朵旁尽是湿漉漉的东西，心里埋怨这人怎么这么不讲卫生，随便朝人吐口水。

小风瞬间跑到我身边，朝那人龇了龇牙，显示它是不好惹的。

那人咳嗽了一声之后，便没有了动静，我恶心地拿袖子擦了擦耳朵，这一擦吓了我一跳，袖口上尽是血。

这人的嘴角不断往外渗着血，看样子五脏六腑都伤得不轻，也怪可怜的。

这十六年我长在萱谷之中，虽得过头疼脑热，却也是师父煎药给我，我又懒得学那些药理，现在自然也不晓得怎么救他。

突然间想起几年前师父从萱谷外头回来，受了重伤，满身是血，当时急得我直掉眼泪。他便让我找些紫色的草来，一半煎药，一半外敷，过了数月，师父便生龙活虎起来。

我对那药的印象十分深刻，后来听师父说那种草叫萱草，紫色的萱草对治疗因兵器受的伤有奇效，外界很难找，但在萱谷却很常见。

我骑着小风趟过这条小溪，溪对岸就有很多。我采了一些来，放在洞中，又和小风一起，连拖带拽，将那人弄进洞中。

生了火，将那人的脸用水洗干净，才发现他长得眉目清秀。看他胸口不断渗出血来，便将他的衣口解开，看伤口，似是被利器所伤。我帮他擦拭干净，将捣好的萱草给他敷上，托着下巴等药煎好。

我一心希望他能好起来，这样萱谷之中就能多了一个跟我讲话的人了，日子也不至于那样无聊。这人又咳嗽了几声，然后像昏死过去一样，好在气息还有。

我自己也盘算了一下，若是三天之后他醒不过来，我也只好带着小风回去找师父救他，眼下刚刚和他吵完架，我是拉不下脸回去的。

于是这两天就在无比忙碌中过去了，以前离家出走，总是耐不住寂寞才回去，现在总算找到了些事情做，所以也不觉得无聊了。

第三天晚上，月朗星稀云朵朵，我拿着狗尾巴草坐在山洞口的秋千上看星星。还记得我第一次夜不归宿时，便发现了这个山洞，我躺在洞里睡去，第二天醒来，洞外便多了这个秋千。

周围安静得很，溪水淙淙，空余蝉鸣声，这样的气氛，让我想起自己的小时候。

那时，每当师父打坐，我便蹭到他旁边，将头搁在他的大腿上，叼着狗尾巴草看星星。师父常常戴着眼罩，我总是会有冲动将它摘下来，想看看那眼罩后面的眉目。不过考虑后果可能不利于我自己，所以通常只是躺在他的腿上咽咽口水。起初他还皱眉对我赖在他身边表示不满，



时间长了他倒也逆来顺受，算是默许。

那个时候可真好啊，他盘腿打坐，我就那样躺着，时不时地问他些问题：

“师父，我是不是你所有徒弟中最漂亮最聪明最伶俐的呀？”

“师父，你说萱谷外的人怎么生活啊？”

“师父，你这样坐着腿麻不麻？”

常常说着说着就睡着了，迷糊中师父总会把我抱回去。

想起师父受伤那次，他满身是血，胸口里竟然是他出谷前我求他给我带回来的皮影。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用手在墙上投射出影子玩，听他说外面有卖皮影的，就央求他出谷时给我带。那皮影上沾着他的血，也擦不干净，我后来自编自演一出赞美他的戏，他也不看，气煞我也。

至今我还记得当初写的词：“风儿轻轻吹，叶子缓缓飞，我在树底下，小风慢慢归，一起等着师父回。”

我轻轻念起这首词，想起我起初骑马时有些怕，从小风身上摔下来，他飞来一把托住我，长发飘在我的眼帘，有淡淡的萱草的味道。从此以后我更是不再学那些武功剑法，我若是学会了，他就不会保护我了，这种划不来的买卖我是不会做的。

想起往日的种种，眼睛一酸，不晓得师父想我了没有，这次可是我离家出走时间最长的一次，他到今日都无动于衷，也不晓得来找我一下，我走得又不远。

我摇了摇头，往洞里面走去，那男子还在昏睡，我躺在旁边干净的草垛子上，跷着二郎腿，叼着狗尾巴草，琢磨着明儿该怎么办。

这三天的离家出走，足以让师父知道我的决心。我回去之前，把脸上弄得惨些，好像在外头受苦了一样。他肯定得心疼我，趁着他心疼我，我就跟他说清楚，嫁人可以，但是得看清楚了才能嫁，那人要是缺胳膊少腿，再缺心眼，我是万万不嫁的，希望他能推己及人，体谅我一个少女的心情。

突然觉得这三天的历练果然让自己成长了很多，想到这里，我便美美地睡去了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我洗漱完了，又看了那人一会儿，他虽然未醒却也可以胡言乱语，看样子萱草的确有效。

我替他擦了擦伤口，换了药，扶着他灌下了一碗汤药，又翻了翻他